

# 目取真俊《水滴》论

## ——超越冲绳语与标准语的区隔

尾西康充 撰 张 博 译

（三重大学 文学部，日本 三重 5148507；河南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水滴》是冲绳作家目取真俊以1945年冲绳战经历者的记忆为主题创作的小说，是第177届芥川文学奖获奖作品。本文从“战争记忆如何经由体验者的证言而再现”这一问题入手，探讨了《水滴》作为冲绳文学的独创性。小说主人公德正在战斗中抛弃了受伤的战友而任其死亡，战争结束后他又被战争记忆折磨了50年。当他因当年的罪行而患病时，旧日战友的亡灵纷纷到来，亡灵以他患处流出的水滴解渴。德正希望能对战友诉说冲绳战以来自己的真实的感受。然而这些充满苦涩的记忆是用标准语无法表达、用冲绳语也无从描述的。作品通过这个寓言式的故事，展现了参加冲绳战的冲绳人被撕裂的、充满矛盾的自我。他们既是被日本人裹挟入战场的被害者，对冲绳当地人来说又是加害者。他们作为经历过残酷战斗的既不是日本人又不是冲绳人的“残余”，患有永远无法痊愈的精神后遗症。

**关键词：**目取真俊；《水滴》；冲绳文学；战争文学；冲绳战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948（2018）04-0009-07

冲绳战研究者石原昌家从1970年担任冲绳国际大学教养学部教师以来，一直采访冲绳战的经历者，听取他们讲述亲历历史。迄今为止，石原的寻访工作历时40余年，收集了2000余人的证言，录制了超过1000盘磁带的音频材料。石原开始进行这项工作的契机是他有幸成为《冲绳县史》第10卷的执笔者。“特别是还赶上了1970年以后，因冲绳‘返还’走上日程而引起的冲绳相关书籍的出版热潮”（冲绳県教育委員会，1974:1095）。《冲绳县史》第10卷，这本长达1130页的巨著“第一义是为了挖掘历史的真相，因此执笔者尽可能根据战争亲历者的口述录音进行总结，并不特别拘泥于记录的一定形式”（冲绳県教育委員会，1974:11）。

笔者以为，战争体验者的证言并不是透明的无标示的客观事实。相反，其上刻印着人种、民族、历史、政治、阶级的特征，反映出在差异对抗中的权力关系。因此所谓揭发暴力的历史，就是挖掘出事件亲历者所具有的特性。“可以说被称为‘皇军’的日本军的非人性助长了对冲绳县民的差别意识和行为，但也应该指出当时的冲绳县民也已完全服从于来自日本本土的差别政策。虽然目前不少人仍乐于接受‘冲绳人都是被害者，日本人全是加害者’这样简单粗暴的结论。但这样的思考必将被不断挖掘出的事实所改变”（冲绳県教育委員会，

1974:1106-1107）。

石原在伊是名岛调查了日本政府把冲绳人当作美军间谍而杀害的罪行后，他作了如下的记录：“犯罪者不仅仅是日本兵，‘臣民’意识很强的本岛人也参与了虐杀，这个事实在战后成为了村里的禁忌，大家都绝口不提。伊是名岛住民的证言体现了日本国内战场化后，卷入陆上战斗而陷入极端状态时，村中恶劣的人际关系。我因采访冲绳战争体验而揭开了村民的禁忌，自那以后安全受到威胁，我不得不请两个警察同行以保全性命”（石原昌家，2004:80）。

战争记忆挖掘的困难性，这一点在目取真俊（1997）的小说《水滴》中亦有所展现。这篇小说是第27届九州艺术祭文学奖，及第117届芥川奖的获奖作品。九州艺术祭文学奖的评审委员立松和平（1997:163）评论《水滴》说：“在冲绳人所写的大量小说中很少有涉及冲绳人在战争中的加害者意识，就凭这一点《水滴》也应该算是划时代的杰作。正因为作者是没有战争体验的年轻作家，所以才能将战争对象化，将战争作为人类的愚行描绘出来，摆脱一谈战争就讲受害体验的套路。这一点是小说最大的成就。这也令《水滴》从众多冲绳小说中脱颖而出，开辟了冲绳文学的新天地”。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种意识与近代日本对华侵略研究”（16CSS0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尾西康充，男，三重大学文学部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文学；张博，女，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文学。

目取真俊不赞同“冲绳人=被害者,大和人=加害者”这种简单的图式。他关注的是,未被给予自主决定权且由于地域政治的复杂性而遭割裂的冲绳人的自我。他的小说创作就如同是拾起冲绳人分裂的自我,再由内部将其缝合的过程。本文将从“战争记忆如何经由体验者的证言而再现”的问题入手,分析《水滴》所展现的冲绳文学的独创性。

### 一、“冬瓜”出现的原因

《水滴》的舞台是二战结束50年后的冲绳,当时正值6月中旬。已经务农快40年的主人公德正突然右腿肿了起来,“长成了一个中号的冬瓜”(目取真俊,1997:7)。从这天开始德正就不能动弹了,他既说不出话,也不能用眼神、手势等传达意思,但好在意识还清醒。就在这天晚上,旧日本军的士兵出现在他的卧室,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吮吸德正大脚趾上伤口处渗出的水滴。这是冲绳战时德正所在战壕抛弃的伤兵。其中有个叫石岭的,他和德正是师范学校的同级生,又是同属一个小队的铁血勤皇队成员。和他的再会令德正不得不重新面对他那段不想记起的回忆。

德正和石岭的关系是构成小说的纵轴。因此有人指出《水滴》是排斥女性的小说,这诚然是有道理的,但笔者下面想从作品的主题入手探讨这两人的关系。为什么石岭要出现在德正面前呢?在德正的村里,只有他和石岭两个人考入了首里的师范学校。冲绳战爆发时,他们都是17岁。所以在小说故事开始时德正的年龄不到70岁。在历史中,冲绳师范学校的学生们的确应防卫征兵令而入伍并且参加了冲绳战的战斗,他们被编入第32军司令部直属队,386人中有224人战死,死亡率高达58%。这些学生兵的任务本来是传令和搬运弹药,但也有被命令冲入敌营进行自杀式攻击的人。在德正的回忆中,他们在冲绳本岛中部进行了两次战斗之后队伍就濒临崩溃了,“我们和大和人士兵几个人一起,从一个洞窟移动到另一个洞窟”(目取真俊,1997:20)。石岭就在这个过程中被美军舰炮击中腹部,受了重伤。德正用自己的绑腿代替纱布为他包扎伤口,又用松枝作夹板固定好他骨折的右脚踝。而在50年之后,这个石岭以他受伤的那天晚上“在本岛边缘自然形成的堑壕中与德正分别时一模一样”(目取真俊,1997:21)的样貌出现在德正面前。

很显然,德正右腿的疾病正是来自50年前断了右腿、难以移动的石岭。但这个事实对德正本人来说却是“以前意识到却一直不肯正视的事情今天才以鲜明的形状展现于眼前……那天晚上,他们把伤兵丢弃在堑壕里

了”(目取真俊,1997:21)。

一整晚都疲于应付日本兵幽灵的德正,当他听到“远处传来的清晨五点的报时”(目取真俊,1997:37),转眼间就只剩石岭一个人还站在他面前了。此刻德正回忆起“最后分别的那个晚上的事情”(目取真俊,1997:37):击中了石岭的那颗炮弹同时还夺走了三名女学生的生命。德正把石岭拖进堑壕的入口附近,刚让他躺下不久就传来转移的命令。同村出身的女学生宫城节(原文为宫城セツ,此处以汉字“节”翻译セツ,下同)很为石岭忧心,就和德正说请他带石岭去“系满的外科壕”(目取真俊,1997:42),她也会在那里等他们。德正手里拿着宫城给已经意识模糊的石岭的干面包,正要把水壶里的水喂一点给他,但“在溢出的水打湿石岭的脸颊的瞬间,德正实在忍不住了”(目取真俊,1997:40),他自己也干渴得要命。很快水壶就空了,“水的粒子像玻璃的粉末一样,将痛楚布满了德正的全身”(目取真俊,1997:40)。没留水给濒死的石岭,更准确的说是没留下水的罪恶感,在德正的右腿上身体化了。德正通过让石岭吮吸他像冬瓜一样膨胀的右腿上滴落的水滴来偿还他当年自私的罪行。

那天晚上德正把空水壶挂在腰上,扔下石岭一个人走了:“‘原谅我石岭(冲绳语)’德正这么说完便滑下了斜坡,跑着穿过森林,任由树枝不停地拍打在脸上。在月光下苍白的石灰岩的道路露出了轮廓,其上倒毙的士兵仿佛黑色的海蚌。从高处下望,又好像是蜿蜒前行的黑蛇的尾巴上剥落的一片片鳞片。沿着黑蛇尾巴疾奔的德正,不留神被濒死的士兵伸出的手绊了一跤。他挣开士兵的手要爬起来时,一阵剧痛向他的右脚踝袭来。一种要掉队的恐惧抓住了他,德正顾不得脚疼只是往前跑。突然从他背后传来爆炸的闪光和巨响,这是森林中部有日本兵用手榴弹自杀了。德正又担心自己会因此被美军发现,一边跑一边咒骂着自杀者”(目取真俊,1997:40-41)。

可知除了对石岭的抛弃,德正右脚病痛的症因还有他“挣开士兵伸出的手要爬起来时”(目取真俊,1997:40)的记忆。主人公的利己主义发展到最后,甚至“咒骂着自杀者”(目取真俊,1997:41)。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德正是无暇对记忆进行反刍的。当战争过去,情绪恢复平静,记忆就如不详的阴影一般降临在他的头上,于是德正的身体也相应地现出了病症。

德正有责任为不能行动的伤兵送来淡水,但他放弃了自己的职责,让伤兵们干渴而死。现在出现在他眼前的怨灵正是这些伤兵。正因如此,起初德正以为“要被他们杀死了”(目取真俊,1997:28)。德正这个最初的

猜测对于本作品的解读来说至关重要。德正在战争结束50年之后依然害怕冲绳战友的复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为什么想永远埋藏这些回忆。

当德正发现“对方没有杀意”（目取真俊，1997:28），他就想到：“现在可以消除士兵们的干渴，也是唯一能让自己赎罪的就是让他们吮吸自己的右脚趾，于是他又高兴起来了”（目取真俊，1997:28）。然而化为怨灵的士兵们对德正的态度却“几乎是冷漠的”（目取真俊，1997:28），他们只是“在吮吸水滴前后，微微地低下头致谢，除此以外连正眼也不打量他一下”（目取真俊，1997:28）。德正于是“自己也别扭起来”（目取真俊，1997:28）。这种主人公急速的感情变化，笔者以为正是他过去不愿，更准确地说是，不能真正面对战争记忆的投影。

因被人吮吸右脚趾的快感，德正感到了性的高昂，但这对他来说，反而造成了入睡的困扰。性的满足，亦即是自我保存的冲动反而给自己带来了痛苦。而且，由于被旧战友们冷漠无情地对待，德正感觉到自己在“逐渐陷入癫狂”（目取真俊，1997:37）。德正不仅被怨灵骚扰，吮吸脚趾，他“那个晚上”（目取真俊，1997:21）的记忆也因此复苏，令他不得不再次目睹当时的光景。

## 二、德正的战争记忆及其“赎罪”

“那个晚上”（目取真俊，1997:21）过去四天后，德正在摩文仁海岸迎来了他的“战败”。德正因爆炸的冲击波失去意识后倒在沙滩上，不久就被美军俘虏了。

“从那以后，无论是在收容所，还是回到村子，德正每天都害怕有人会责问他为什么把石岭丢在了铗壕”（目取真俊，1997:41）。石岭的母亲来看望他时，因这种心虚，德正对她也撒了谎。

回村过了一星期左右，石岭的妈妈来了。她带了美军配给的罐头和山芋作礼物，就像亲人一样为德正的平安归来而高兴。但德正简直看都不敢看她。他撒谎说他和石岭在撤退的途中走散了，石岭后来怎么样他也不清楚。那之后的几年里，德正只得用每天忙碌的工作来冲淡关于石岭的记忆。

（目取真俊，1997:41）

德正由于自责自己扔下石岭独自逃命所以对他的母亲虚构了石岭的情况，这种“谎言”不能单纯地归结为主人公个人的不诚实，而应该解释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无意识地抹杀令人痛苦得无法承受的记忆。从此

以后，“不诚实”的德正就开始了与酒相伴的生活。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令他的生活状态更加恶化的事情。在“祖母去世后的七七”（目取真俊，1997:42）上，他得知了宫城节的死讯。“系满外科壕”（目取真俊，1997:42）被炸毁之后，她于德正到达摩文仁海岸的前一天，在距离德正昏倒被俘“两百米远的岩礁上，和一同从事看护工作的女学生五人，引爆手榴弹自杀了”（目取真俊，1997:42）。根据姬百合队的前队员宫城喜久子（2018）的讲述，平良松四郎冲绳县立第一高等女学校的教导主任和女学生九人，同小说中宫城节一样，她们在冲绳本岛最南端的荒崎海岸以手榴弹自杀了。

亲戚和客人走后，德正一个人走向海岸。在他眼前浮现出那个晚上，扶着他的肩膀，把水和干面包交给他的节的面容。悲哀，以及远超悲哀千万倍的愤怒，涌上了他的心头。德正真想把逼死节的人全杀了。但同时，不能否认的是，他也松了口气。他没有放声哭泣，甚至没有流一滴眼泪，只是每天喝的酒比以前增加了一倍。从那之后，无论是石岭的事还是节的事，他都大抵成功地扔在了记忆的深处。

（目取真俊，1997:43）

然而，这表面上的“松了口气”（目取真俊，1997:43）在50年后终化为自责之情反噬德正自身。他的右腿丑陋地肿胀，全身不能动弹，而且“一想到从此之后直到死都要面对这50年一直不曾直面的记忆，他就吓得打颤”（目取真俊，1997:43）。这里德正肿得好像冬瓜的右腿必然是他无法消除的罪恶感的隐喻。

石岭刚才还是土黄色的脸庞这时露出了一丝红晕，他的嘴唇也有了血色。在舔吸右脚伤口的石岭的舌头的刺激下，德正又是害怕又是自我嫌恶地昂扬了。‘石岭，原谅我吧（冲绳语）’他一边这么小声嘟囔着一边释放了欲望。

石岭的嘴唇离开了。他用食指轻轻地擦了擦嘴，直起身来。石岭还是17岁时的模样。他从正面望着德正，他那长着长睫毛的眼睛，消瘦的面颊和淡红色的嘴唇，都带着笑意。看着这样的他，德正突然感到一股怒火涌上心头。

‘这50年来的辛苦你知道吗？（标准语）’

石岭并没有回答，他只静静地望着德正。德正拼命挣扎着想要起身还要说什么的时候，石岭微微点了点头，他说：‘谢谢你，已经不渴了’。他用的是非常纯熟的标准语。随后石岭收了笑向德正敬礼，又深深地鞠了一躬，就消失在



了墙壁之中。之后再也没出现过。

（目取真俊，1997:43-44）

在这个情节之后，包括石岭在内所有的士兵都没再出现。德正脚趾滴下的水也干涸了，他的腿又恢复了原状。作者表面上描写了德正的性欲的满足，内里表现了主人公心理的矛盾（田口律男，1998:148-149）。他一方面感到“恐惧和自我嫌恶”（目取真俊，1997:43-44），一方面又“获得了性的满足”（目取真俊，1997:44）。在为自己过去罪行赎罪的同时，他又愤怒地向战友抱怨：“这50年来的辛苦你知道吗”（目取真俊，1997:44）。根据宫泽刚的研究，德正的“赎罪”之所以不能顺利进行到底是因为德正有了“衰老的自觉”，因为对于主人公来说无可拯救的并不是他丢下石岭独自逃命的行为，而是那之后他自己的“50年”（宫泽刚，2003：374）。德正无论如何用水滴赎罪，死者也只是冷漠以对，并不表示接受，也不对他进行宽慰。笔者以为就在这一刻，陷入失去的东西再也无法挽回的悔恨感中的生者，与因他人无可挽回的错误失去生命的死者，才终于达成了心与心的邂逅。

“石岭，原谅我吧（冲绳语）”（目取真俊，1997:43）和德正甫一见到石岭亡灵时呢喃的“石岭……”，以及50年前德正抛下战友时说的“原谅我，石岭（冲绳语）”是相互照应的。目取真俊是重视在小说中使用冲绳语的作家。“原谅我（赦してとらせ）”是冲绳语，而德正在请求原谅的时候呼唤石岭，作者用了片假名「イシミネ」而非汉字，给读者更强的口语感。“石岭，原谅我吧”这句祈求给人感觉是冲绳人之间的对话。另一方面，当德正责问石岭“这50年来的辛苦你知道吗”用的却是标准语。如果用冲绳语责问应该是「やーがわかいみー」。德正用他乡土的方言发泄愤怒是更容易理解的。作者这里为什么偏偏要用标准语呢？松下博文（2006:143）联系下文石岭用标准语的回答“谢谢你，已经不渴了”认为：“石岭用标准语的回答体现了他作为铁血勤皇队员的一名‘皇军’的‘公人’的立场，而作为‘个人’他是绝不会原谅德正的”。战争时驻防冲绳的日本军队，即便征召冲绳当地人入伍也严禁他们使用冲绳语。甚至有人因为说了冲绳话就被怀疑是美军的奸细而遭杀害。小说中德正和节之间的问答都是以标准语进行的，只有德正最后说的冲绳话（“原谅我，石岭”）似乎才是充满真情实感的。因为在50年之后，他依然以冲绳语向石岭祈求：“石岭，原谅我吧”。

在这之后德正用标准语责问石岭，石岭便也用纯

熟的标准语作了回答。他们的对话并非单纯为遵守军队的纪律。下文笔者想从语言所体现的心理来探讨这个问题。

### 三、使用冲绳语和标准语的心理机制

自从士兵的亡灵出现之后，德正心中便开始抱怨：“为什么只有我要受这个罪”（目取真俊，1997:28）、“一天几十次”（目取真俊，1997:28）。他觉察到的这种荒谬感与被卷入战争无辜而死的人的感受是相通的，也只有在拥有这种共同感情的基础上，德正才能真正地祈求战死者的原谅。不过德正本人并未考虑到这些，因为“他一旦考虑这些前因，50年心中沉积的东西就恐怕会止不住的满溢出来”（目取真俊，1997:29）。

其实“这10年来”，也就是1985到1995年，每年的6月3日——即冲绳战战没者慰灵日的前一日，德正都会在教室用标准语对学生讲述自己的战争体验。他这么做的起因是“住在附近的青年教师拜托德正给自己班上的学生讲一讲战争的事情”（目取真俊，1997:29）。

同一个时期，因家永教科书审判第三次诉讼（1984年1月19日东京地裁提诉）中存在关于冲绳战“集团自决”的记述内容的争论，家永三郎原告方曾赴冲绳本地寻找证人证言。1988年2月9日和10日，大田昌秀、安仁屋政昭、金城重明、山川宗秀四位证人在那霸地方法院出庭作证。为了集合冲绳县民之力支持家永教科书审判，冲绳教职员工会同月5日在那霸市立与仪小学召开“教科书审判冲绳分庭胜利县民决起大会”。该大会不仅讨论“集团自决”是否存在，还对应该如何称呼（集团死、强制集团死、强制性集团自杀等等）进行了研究。这次大会的意义提示了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在教科书审判背后还有着“是谁以怎样的角度讲述战争记忆”的叙述性问题的存在。此前，因为在冲绳宗教信仰中，死者去世后第33年灵魂将进入海上乐园“nirai kanai”，因此冲绳战过去33年之后讲述战争经过的证人一下子增多了。这次教科书审判更加刺激了战争体验者站出来向人们诉说“正确的”冲绳战记忆。德正也正是在“年轻男教师”（目取真俊，1997:29）和“一个女学生”（目取真俊，1997:29）的热情邀请下，开始对学生讲述自己的战争经历的<sup>①</sup>。

德正在6年级学生的教室里始终低着头用不怎么熟练的标准语念稿，本来预计进行30分钟的讲演，他15分钟就把稿念完了。德正惶恐地抬起头的一瞬间，教室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望着脸上还挂着泪痕，奋力鼓着掌的教室中的学生们，

他惊得茫然失措了，他不明白自己的话何以让人们感动至此。（中略）起初德正只顾讲好自己的故事无暇顾及其他，后来他渐渐明白听众们想听到什么，也发现了故事不能叙述得过于流畅的重要性。一方面他越来越精于此道，另一方面面对学生认真的目光，他又感觉到一种胆怯之情油然而生。

（目取真俊，1997:29-30）

德正这个时候为什么用的是“不怎么熟练的标准语”？最容易想到的原因是他在说谎，所以演讲磕磕绊绊。那么他的讲演为什么让学生们如此感动呢？为回答这个问题笔者以为有必要回顾一下战后冲绳教育界的情况。支持家永教科书诉讼的冲绳教职员工会（冲绳回归日本前称“冲绳县教职员会”），它也在冲绳回归日本的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为了达成“祖国回归”，该会认为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让冲绳县民自觉到自己是日本国民的一员，因此鼓励使用标准语，消除方言（也就是将大和语作为标准语而规范下来）的教育运动，在此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将冲绳话视为方言的教育方针是与战前、战中冲绳语言教育方针一脉相承的。德正和石岭参军以前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因此他们亦是标准语推广运动的参与者。但是也不能据此认为战后语言教育方针是“回归战前”。教室中德正被要求使用标准语，这是在冲绳战后积极推进的“日本化”同化政策下的一个典型现象，政策制定者认为标准语的普及程度是学生学习和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指针之一。因此对接受这种教育的学生来说，同时进行着的不单是大和语的身体化，还有殖民主义视线的内在化。

仲里勉（2008:135-142）认为：“战后冲绳的语言教育，自1962年教研大会中设立‘国民教育’分科后，就被赋予了‘整合国民’的强大的机能。讽刺的是，教师在教育热情和使命感的驱使下，将国语化、标准语化的教育实践变为殖民地性的语言监察，从而碾平了琉球诸岛丰富的语言样态”。这种教育的结果是形成了如下的悖论：“在脱离美国的殖民统治后，人们欢欣鼓舞地拥入各种名为‘日本特质’的东西，却把新的殖民地性内化了进来”。为了成为“正确的”日本人就必须在教室里使用大和语，就必须认为“正确的”历史是冲绳人为了表现他们对祖国的忠诚而战死。即便使用谎言，也必须让儿童和学生受这种“正确性”的感召。不过德正也为出于迎合听众目的而宣讲的战场上的英勇牺牲的“英雄故事”感到不安。而正是此时德正的大和话变得“不纯熟”了，笔者以为这就是解读本作品的钥匙。

德正的妻子曾对他说：“你靠编造战场上悲惨的故事赚钱，这下遭了报应了吧”（目取真俊，1997:30）。小说中也插入了德正妻子乘坐“老人会战场遗迹巡游巴士”（目取真俊，1997:13）的小故事。冲绳被归日本以后，为了招揽从日本本土而来的观光客，新设了一种巡游冲绳本岛南部战场遗迹的定期观光巴士。大城将保介绍这种巴士时说：“除了旧日本军和学生军‘积极协力’的战场美谈外，一点不涉及一般居民的战争行动和牺牲的情况。这种巴士行程约四个小时，实际驶过旧战场只有一个小时。经过摩文仁的时候，随车导游会先告知游客一同祈祷英灵的安息，然后大家一起齐唱军歌《向大海前进》。由此终于完成了日本人特有的美化战斗死亡的‘死的美学’。这样的审美本来在冲绳是没有的”（大城将保，2002:34-35）。观光巴士中这种“战场靖国化”的风气和德正在教室里讲述英雄故事般的经验，其性质是一致的。

#### 四、结论

目取真俊曾披露过构思“冬瓜”寓言的缘起。在他与冲绳女性史专家宫城晴美的对谈中，宫城介绍说在座间味岛真有一个腿肿起来，从脚趾流出水的男性。这个男人战败时和全家一起喝毒鼠剂自杀，但因药力不够，全家没有死成，只是因中毒而腹痛。男人于是就用棍子打或抓住头往墙上撞，把老婆和孩子杀死，他自己一个人活了下来。战后他的腿一直浮肿，始终无法行走，有一天却突然腿上的皮肤破开，脓水流出来，恢复了健康。

目取真俊于是说：“虽然这么说是亮了底了，不过我的小说正是基于这则故事写的。我20多岁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听人讲过这个故事，后来一直无法忘怀，终于写到了《水滴》里。《水滴》里的其他故事，也有些是我在港口干活时听上岁数的工人讲的。所以说这个小说绝不是全然的虚构，而是我从孩提时听到的各种冲绳战的故事的变形”（目取真俊 宫城晴美，2007:164）。

可以说目取小说构想的基础是他从父母长辈处获得的战争记忆。目取的父亲，在自己14岁时被动员入伍，成为“铁血勤皇队”的一员。据目取的回忆：“美军冲绳登陆以后，父亲和日本兵一起躲入深山中，他拼命地为后者搬运粮食补给。可是与父亲一起的日本兵因怕遭到美军的俘虏，就和父亲商量，求他帮助自己自杀。父亲以往所信仰的一切都在那时翻了一个个儿。可说正那种挫折感改变了父亲的人生”（目取真俊，2005）。

在冲绳战中，普通冲绳人被日本兵认为是美国间谍而惨遭杀害的事情也多有发生。甚至照屋忠荣，这个为



促进冲绳人皇民化而开展标准语教育运动、推进生活改善运动的本部国民学校校长（他前一个工作是担任今归仁村天底寻常高等小学校校长15年）也遭到了日军的杀害。照屋忠荣作为普通百姓的指导者，为了振兴乡土，他认为应该尽量在方方面面进行日本化。他倡导家庭和社会生活应该是合理而节约的，并要以日本为榜样地“健全”风俗和道德。这即是他认为的社会教育应该实施的内容。

在评价照屋等人的死时，富山一郎说：“一言以蔽之，这是期望努力成为‘日本人’的人，却被作为他者（敌人）而杀死了。在冲绳战的战场上有两种泾渭分明的死：一是作‘日本人’而被征兵者的死；一是作‘间谍（敌人）’而遭屠杀者的死。前一种死是‘殉国’的美谈，后一种死是统治者日本人对被统治者冲绳人的屠杀。这两种死亡都是应该被回忆和讲述的。不过这里却有个问题，那些既不能完全划归日本人又不能完全划归敌人的人，他们于上述两种死之间活了下来，又不知何处才是归宿”（富山一郎，2006:178-180）。

如果将上述因素考虑进来，那么主人公德正使用大和语的演讲就不能仅单纯地评价为“冲绳战靖国化活动”的一部分。德正也是受害者。正如他被日本兵的亡灵吮吸水滴一样，他也被教室里的儿童、学生吮吸着战争记忆。这记忆寄生于其身，不断地腐蚀着他的生命。石岭并不是因为德正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才原谅了他，而是因为德正为战争记忆所苦了50年，才原谅了同为受害者的他。德正首先要内心接受自己受害者的身份，再诉之于口，他和石岭才能进行沟通。

这种沟通是超越冲绳语和大和语的区隔的。石岭面对用大和语请求宽恕的德正，也用流利的大和语回答，这显示了冲绳人在有意识使用标准语时的心理。德正和石岭都曾是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们本来都将和照屋忠荣一样成为本地区的领袖人物。因此他们不光是自己能使用标准语，更肩负着在乡里推广标准语的责任。当他们成为“铁血勤皇队队员”时，与周围其他年轻人不同，他们两人有更强的“臣民化”的特质。因此他们之间只有使用流利的标准语才能显示出二人亲密的情谊。石岭是在50年后才得以与德正对话的。对他们来讲，只有使用规范性强的大和语才可能赋予他们的对话以合理性与客观性。德正并不是肆意发泄愤懑，而是控制着感情的冲动，向旧友吐露50年来的悲哀。如果使用冲绳语的话，德正就会被怒火控制，忍不住责备石岭了。而本就犯下抛弃之罪的德正是不能那么做的。无论这50年如何辛酸，德正也无法求得石岭的感同身受。因此德正才选择用大和语来传达这漫长岁月中复杂纠结的情感。对这

样的德正，石岭微微地点了点头。不过德正对这失去的50年的痛惜是无法以合理、客观的方式讲述的。用大和语无法表达，用冲绳语也无从描述。在语言无法传达的部分中潜藏的是，战争体验者充满苦涩的记忆。为了把这些无法言表的“残渣”捡拾起来，作者才舍弃了现实主义而以寓言的形式完成了创作。

另外，德正在教室的演讲只能使用“不熟练的标准语”。并不仅仅因为他当时因说谎而心虚紧张。更因为本来应成为教师的他，却在战后不得不度过远离初衷的充满艰辛的生活：他清早和夜里在田里干农活，白天则在美军军港里卸货或是给美军干一些按日付薪的零工，也干过涂装和潜水捕捞。令德正标准语不熟练的是他与流利使用标准语的18岁的自己之间的天地悬殊，是他艰难苦恨的50年岁月。他既是被日本人裹挟入战场的被害者，对冲绳人来说又是加害者。他作为经历过残酷陆战、既不是日本人又无法划为冲绳人的“残余”，患有战争经历者无法痊愈的精神后遗症。

最后德正在“冬瓜”事件结束后，决定去塙壕献花并寻找当年遗弃的战友的尸骨，但很快地“随着拖延的时间越来越长，记忆也渐渐模糊了，德正害怕不久之后就连石岭他也会忘记”（目取真俊，1997:50）。德正放弃了戒酒的努力，又把自己泡在了酒精里。他只要活着，战争记忆就不会消失，而是以病症的形式再次造访他。

#### 注释：

- ① 天满尚仁指出：“对于德正来说，他的演讲活动不是一种忘却石岭的手段。相反地，他演讲是为了直面石岭，这是他的目的也是他的手段。因此不应该只是一味抨击德正捏造故事这种行为的不诚实。应看到德正不得不做欺骗的悖理的演讲本身指明了所谓的‘冲绳战’是不能讲述的，是与任何人都无涉的”（天满尚仁，2009:141）。（天满尚仁.2009.单独性としての＜沖繩戦＞—目取真俊「水滴」論[J].立教大学日本文学，(103):136-150.）

#### 参考文献：

- [1] 石原昌家.2004.私の戦争体験調査と大学生との係わり——自家広告の石原ゼミナール活動を通して[J].沖縄国際大学社会文化研究，(1):77-90.
- [2] 大城将保.2002.争点・沖繩戦の記憶[M].東京：社会評論社.
- [3] 沖縄県教育委員会.1974.沖縄県史 第10巻 沖繩戦記録2[M].那覇：沖縄県教育委員会.
- [4] 田口律男.1998.都市テキスト論としての＜沖繩＞（二）—目取真俊「水滴」を視座として[J].文教国文学，(39):142-157.
- [5] 立松和平.1997.文学の水脈(選評)[J].文学界，(4):163.
- [6] 富山一郎.2006.増補戦場の記憶[M].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
- [7] 仲里効.2008.沖繩・問いを立てる2 方言札——ことばと身体[M].東京：評論社.
- [8] 松下博文.2006.沖繩戦と＜きれいな標準語＞——目取真俊

- 「水滴」への視角[J]. 語文研究, (101): 137-150.
- [9] 宮沢剛.2003.目取真俊「水滴」論——幽霊と出会うために[J]. 文学年報, (1):353-381.
- [10] 宮城喜久子.2018.学徒隊解散・自決を覚悟[OL]. [http://www2.nhk.or.jp/archives/shogenarchives/shogen/movie.cgi?das\\_id=D0001130044\\_00000](http://www2.nhk.or.jp/archives/shogenarchives/shogen/movie.cgi?das_id=D0001130044_00000), 2018-11-3.
- [11] 目取真俊.1997.水滴[M].東京：文藝春秋.
- [12] 目取真俊.2005.記憶と想像の間6「戦後」ゼロ年本土の勝手さ、沖縄の怒り[N].朝日新聞, 2005-7-27.
- [13] 目取真俊 宮城晴美.2007.終わらない「集団自決」と「文学」の課題[J]. すばる, (2): 150-167.

### On Novel *Suiteki* by Medoruma Shun — Beyond the Separation between Utinaguti and Yamatoguti

**Abstract:** Novel *Suiteki* is written by Okinawa writer Medoruma Shun.

(上接第8页)

的记忆关系着创造和平的未来。

大城貞俊作品中“集团自决”的舞台并没有设定在最著名的渡嘉敷岛，而是模糊了岛屿的信息，这样做的结果说明了“集团自决”绝非偶然现象。大城这样的设计虽然淡化了渡嘉敷岛，但是由于摆脱了历史事件的束缚，更鲜明的表现了“集团自决”的普遍性和典型性。

太平洋战争期间，冲绳是日本唯一成为战场的地区，普通民众为此有三分之一死亡，而“集团自决”是冲绳战中最具代表性的受害现象。这其中包含着冲绳居民、日军、美军等多方面因素，以上对大城貞俊“集团自决”创作的分析展示了当时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以及当代冲绳文学对那段历史的认识。

#### 注释：

- ① 位于冲绳本岛中部。
- ② 东京都 2002 年发起的全国规模的文艺奖项。
- ③ 山之口貌（1903-1963）冲绳最著名近代诗人。
- ④ 日本直木奖作家、秋田县北秋田市出生的渡边喜惠子 1984 年设立的文学奖项。

#### 参考文献：

- [1] 新崎盛暉等. 1997. 観光コースでない 沖縄[M]. 東京：高文研.
- [2] 行田稔彦. 2013. 私の沖縄戦①「集团自決」なぜ 命を捨てる教育[M]. 東京：新日本出版社.
- [3] 大城貞俊. 2005. 記憶から記憶へ[M]. 東京：文芸社.
- [4] 大城貞俊. 2008. G米軍野戦病院跡辺り[M]. 東京：人文書館.
- [5] 大城貞俊. 2013. 大城貞俊作品集上 島影[M]. 東京：人文書館.
- [6] 大城貞俊. 2017. 一九四五年 チムグリサ沖縄[M]. 秋田：秋田魁新報社.

His creation is based on memories of the 1945 Okinawa war. The work won the 177th Akutagawa prize. This study starts with the question that “how wartime memories relive in experiencers’ testimony”, and explores the originality of the novel *Suiteki* as an Okinawa literature. The hero of the novel left his wounded comrade to die, and he’s been tortured by the wartime memory for 50 years after the war. When his inner guilty finally explodes into physical illness, he has a sick fancy that the ghosts of his former comrade come to quench their thirst with his blood. He wanted to tell the ghosts about his true feelings during and after the war. But this is beyond expression in standard Japanese or Okinawa dialect. This fable story shows the split self of those who fought in Okinawa. They are both victims and criminals of the war. As an “remnant” of neither Japanese nor Okinawanese, the survival soldiers from Okinawa war suffered from mental sequelae that will never be healed.

**Key Words:** Medoruma Shun, *Suiteki*, Okinawa literature, Wartime Literature, Okinawa war

- [7] 大城立裕. 2002. 大城立裕全集第9卷[M]. 東京：勉誠出版.
- [8] 沖縄女性史を考える会. 2013. 沖縄と「満州」——「満州一般開拓団」の記録[M]. 東京：明石書店.
- [9] 沖縄タイムス社. 2008. 挑まれる沖縄戦——「集团自決」・教科書検定問題 報道総集[M]. 那覇：沖縄タイムス社.
- [10] 鴨野守. 2009. あばかれた「神話」の正体——沖縄「集团自決」裁判で何が明らかになっているのか[M]. 東京：祥伝社.
- [11] 曾野綾子. 1992. ある神話の背景 沖縄・渡嘉敷島の集团自決[M]. 東京：PHP研究所.
- [12] 仲井真元樞. 1971. 沖縄ことわざ全集[M]. 那覇：清光書房.
- [13] 日本キリスト教団沖縄教母. 2004. 戦さ場と廃墟の中から——戦中・戦後の沖縄に生きた人々[M]. 宜野湾：日本キリスト教団沖縄教区.
- [14] 大江健三郎. 2010. 陈言译. 冲绳札记[M]. 北京：三联书店.

### On the Mass Suicide Theme Creation of Sadatosi Osiro, a writer from Okinawa

**Abstract:** In 1945, “mass suicide” occurred in Okinawa.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series works about the “mass suicide” created by the writer Sadatosi Osiro from Okinawa, and will analyze its association with the works of other writers. It concerns that the local writers in Okinawa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mass suicide” from Japanese representative writers. Basing on this, the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theme creation of “mass suicide” works created by Sadatosi Osiro and the features of Okinawa literature further.

**Key Words:** Sadatosi Osiro; Ayako Sono; Kenzaburo Oe; mass suicide; the Battle of Okinawa